

現代名人創作叢書

朱自清創作選

上海仿古書店發行

序

朱自清君自己作的一篇序文裏面，曾經這樣說過：

「……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，是個平凡不過的人，才力的單薄是不用說的，所以一向寫不出什麼好東西來。我寫過詩，寫過小說，寫過散文。二十五歲以前，喜歡寫詩；近幾年詩情枯竭，擱筆已久。前年一個朋友看了我偶然寫下的戰爭，說我不能做抒情詩，只能做史詩；這其實就是說我不能做詩。我自己也有些覺得如此，便越發懶怠起來。短篇小說是寫過兩篇，現在翻出來看，……讀着真不好受的。我覺得小說非常地難寫；不用說長篇，就是短篇，那種經濟的，嚴密的結構，我一輩子也學不來！我不知道怎樣虛置我的材料，使他們可得其所。至於戲劇，我更是始終不敢染指。我所寫的，大抵還是散文多。既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律，而又不免有話要說，便只好隨便一點說着；……我早自然而然採用了這種體裁。……其中有兩篇，也許有些像小說，但是你最好只當作散文看，那是彼此有益的。……」

我們看了上面這段話之後，最少關於自清的創作經驗，有個相當的明瞭。我們曉

得朱先生做過詩，小說，和散文的，這些雖然都能做得來，但是他擅長的還是散文。朱先生的散文是的確很美麗，很細緻，很幽雅的作品。你把他的這些作品讀過了之後，你便能準確底認識朱先生不是像他自己所講的，是一個平凡不過，才力的單薄是不用說的，所以一向寫不出什麼好東西來的人了。他的一些創作也不像他所說的「我不知道怎杆處置我的材料，和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律，及只好隨便一點說着的作品，這當然是他的謙虛，客氣。」

這裏所選來便是朱先生說的隨便說出來的散文，和「不能作抒情詩，……其實就是說不能做詩，」他自己也有些覺得如此的詩，此外沒有選什麼別的了，縱然被我選進來了一些類似小說的作品，但是朱先生已經關照過，叫你們「最好只當作散文看，那是彼此有益的，」所以請你們還得要把它當散文看才好，他說如此才是彼此有益，假若你們違抗命令，致彼此有什麼害處的時候，我却不負責任，莫謂言之不預也。

因為要做序，我不能不寫，「便只好隨便一點說着，」請朱先生不要生氣！

宣威東筱海序於上海一九三六年十月廿六日

朱自清創作選目錄

序

一 散文

瑞士	一
萊因河	一〇
巴黎	一三
懷魏握青君	四三
兒女	四六
羅馬	五五
航船的文明	六六
柏林	七〇
荷塘月色	八〇
飄零	八三
背影	八八

遊聲燈影裏的秦淮河·····	九二
女人·····	一〇四
一封信·····	一一二
阿河·····	一一七
旅行雜記·····	一三〇

二 詩歌

歌聲·····	一四〇
滿月的光·····	一四二
新年·····	一四三
悵惘·····	一四四
秋·····	一四五
紀遊·····	一四六
湖上·····	一五五
毀滅·····	一五八
匆匆·····	一七八

朱自清創作選

一 散文

瑞士

瑞士有「歐洲的公園」之稱。起初以為有些好風景而已；到了那裏，才知無處不是好風景，而且除了好風景似乎就沒有什麼別的。這大半由於天然，小半也是人工。瑞士人似乎是靠遊客活的，只看很小的地方也有若干的旅館就知道。他們拚命地築鐵道通輪船，讓愛逛山的愛遊湖的都有落兒；而且車船兩便，票在手裏，愛怎麼走怎麼走。瑞士是山國，鐵道依山而築，隧道極少；所以老是高高低低，有時像差得很遠的。還有一種爬山鐵道，這兒特別多。狹狹的雙軌之間，另加一條特別軌；有時是一個個方格兒，有時是一個個鉤子；車底下帶一種齒輪似的東西，一步步咬着這些方格兒，這些鉤子，慢慢地爬上爬下。這種鐵道不用說工程大極了；有些簡直是筆陡筆陡的。

逛山的味道實在比游湖好。瑞士的湖水一例是淡藍的，真正平得像鏡子一樣。太陽照著的時候，那水在微風裏搖晃著，宛然是西方小姑娘的眼。若遇著陰天或者下小雨，湖上迷迷濛濛的，水天混在一塊兒，人如在睡裏夢裏。也有風大的時候；那時水上便掀起鄰鄰的細紋，有點像顰眉的西子。可是這些變幻的光景在岸上或山上才能整個兒看見，在湖裏倒不能領略許多。況且輪船走得究竟慢些，常覺得看來看去還是湖，不免也膩味。逛山就不同，一會兒看見湖，一會兒不看見；本來湖在左邊，不知怎麼一轉彎，忽然挪到右邊了。湖上固然可以看山，山上還可看山，阿爾卑斯有的是重疊疊嶂，怎麼看也不會窮。山上不但可以看山，還可以看谷；稀稀疏疏錯錯落落的房舍，彷彿有雞鳴犬吠的聲音，在山肚裏，在山脚下。看風景能夠流連低徊固然高雅，但目不暇接地過去，新境界層出不窮，也未嘗不淋漓痛快；坐火車逛山便是這個辦法。

盧參 (Luzern) 在瑞士中部，盧參湖的西化角上。出了車站，一眼就看見那汪汪

的湖水和屏風般的青山，真有一股爽氣撲到人的臉上。與湖連着的是勞思河；穿過盧參的中間。河上低低的一座古水塔，從前當作燈塔用；這兒稱燈塔爲「盧采那」，有人猜「盧參」這名字就是由此而出。這座塔低得有意思；依傍着一架曲了又曲的舊木橋，倒配了對兒。這架橋帶頂，像廊子；分兩截，近塔的一截低而窄，那一截卻突然高闊起來，彷彿彼此不相干，可是看來還只有一架橋。不遠兒另是一架木橋，叫橋，因上有神龕得名，曲曲的，也古。許多對柱子支着橋頂，頂底下每一根橫樑上兩面各釘着一大幅三角形的木板畫，總名「死神的跳舞」。每一幅配搭的人物和死神跳舞的姿態都不相同，意在表現社會上各種人的死法。畫筆大約並不算頂好，但這樣上百幅的死的圖畫，看了也就夠勁兒。過了河往裏去，可以看見城牆的遺跡。牆依山而築，蜿蜒如蛇；現在卻只見一段一段的嵌在住屋之間。但九座望樓還好好的，和水塔一樣都是多角錐形；多年的風吹日曬雨淋，顏色是黯淡得很了。

冰河公園也在山上。古代有一個時期北半球全埋在冰雪裏，瑞士自然在內。阿爾卑斯山上積雪老是不化，越堆越多。在底下的漸漸地結成冰，最底下的一層漸漸地滑

下來，順着山勢，往谷裏流去。這就是冰河。冰河移動的時候，遇着夏季，便大量地溶化。這樣溶化下來的一股大水，力量無窮；石頭上一個小縫兒，在一個夏天裏，可以讓沖成深深的大潭。這個叫磨穴。有時大石塊被帶進潭裏去，出不來，便只在那兒跟着水轉。初起有稜角，將潭壁上磨了許多道兒；日子多了，稜角慢慢光了，就成了一个大圓球，還是轉着。這個叫磨石。冰河公團便以這類遺跡得名。大大小小的石潭，大大小小的石球，現在是安靜了；但那粗糙的樣子還能教你想見多少萬年前大自然的氣力。可是奇怪，這些不言不語的頑石，居然背着多少萬年的歷史，比我們人類還老得多多；要沒人卓古詭今地說，誰相信。這樣講，古詩人慨嘆「磊磊澗中石」，似乎也很有些道理在裏頭了。這些遺跡本來一半埋在亂石堆裏，一半埋在草地裏，直到一八七二年秋天才偶然間被發現。還發現了兩種化石：一種上是一些蚌殼，足見阿爾卑斯脚下這一塊土原來是溶溶的大海。另一種上是片棕葉，又足見此地本有熱帶的大森林。這兩期都在冰河期前，日子雖然更蒼茫，光景卻還能在眼前描畫得出，但我們人類與那種大自然一比，卻未免太微細了。

立磯山 (Lishi) 在廬山之西，乘輪船去大約要一點鐘。去時是個陰天，雨意很濃。四圍陡峭的青山的影子冷冷地沈在水裏。湖面兒光光的，像大理石一像。上岸的地方叫威茲老，山脚下一座小小的村落，疎疎散散遮遮掩掩的人家，靜透了。上山坐火車，只一輛，走得可真慢，雖不像蝸牛，卻像牛之至。一邊是山，太近了，不好看。一邊是湖，是湖上的山；從上面往下去，山像一片一片兒插着，湖也像只有一薄片兒。有時窗外一座大崖石來了，便什麼都不見；有時一片樹木來了，只好從枝葉的縫兒裏張一下。山上和山下一樣，靜透了，常常聽到牛鈴兒叮兒噹的。牛帶着鈴兒，爲的是跑到那兒都好找。這些牛真有些「不知漢魏」，有一回居然擋住了火車；開車的還有山上的人幫着，吆喝了半天，才將它們開走。但是誰也沒有着急，只微微一笑就算了。山高五千九百零五英尺，頂上一塊不大的平場。據說在那兒可以看見周圍九百里的湖山，至少可以看見九個湖和無數的山峯。可是我們的運氣壞，上山後雲便越濃起來；到了山頂，什麼都裹在雲裏，幾乎連我們自己也在內。在不分遠近的白茫茫裏悶坐了一點鐘，下山的車才來了。

交湖 (Interlaken) 在盧參的東南。從盧參去，要坐六點鐘的火車。車子走過勃呂尼山峽。這條山峽在瑞士是最低的，可是最有名。沿路的風景實在太奇了。車子老是挨着一邊兒山脚下走，路很窄。那邊兒起初也只是山，青青青青的。越往上走，那些山越高了，也越遠了，中間豁然開朗，一片一片的谷，是從來沒看見過的山水畫。車窗裏直望下去，卻往往只見一叢叢的樹頂，到處是深的綠，在風裏微微波動着。路似乎頗彎曲的樣子，一座大山峯老是看不完；瀑布左一條右一條的，多少讓山頂上的雲掩護着，清淡到像一些聲音都沒有，不知轉了多少轉，到勃呂尼了。這兒高三千二百九十六英尺，差不多到了這條峽的頂。從此下山，不遠便是勃利安湖的東岸，北岸就是交湖了。車沿着湖走。太陽出來了，隔岸的高山青得出烟，湖水在我們脚下百多尺，閃閃的像玢瑤一樣。

交湖高一千八百六十六英尺，勃利安湖與森湖交會於此。地方小極了，只有一條大街：四圍讓阿爾卑斯的羣峯嚴嚴地圍着。其中少婦峯最爲秀拔，積雪皚皚，高出雲

外。街北有兩條小徑。一條沿河，一條在山脚下，都以幽靜勝。小徑的一端，依着座小山的形勢參差地安排着些別墅般的屋子。街南一塊平原，只有稀疏的幾個人家，顯得空曠得不得了。早晨從旅館的窗子看，一片清新的朝氣冉冉地由遠而近，彷彿在古時的村落裏。街上滿是旅館和鋪子；鋪子不外賣些紀念品，咖啡，酒飯等等都是爲遊客預備的；還有旅行社，更是的。這個地方簡直是遊客的地方，不像屬於瑞士人。紀念品以刻木爲最多，大概是些小玩意兒；是一種塗紫色的木頭，雖然刻得粗略，卻有氣力。在一家鋪子門前看見一個美國人在說，「你們這些東西都沒有用處；我不歡喜玩意兒。」買點紀念品而還要考較用處。此君真美國得可以了。

從交湖可以乘車上少婦峯，路上要換兩次車。在老台勃魯能換爬山電車，就是下面帶齒輪的。這兒到萬根，景至最好看。車子慢慢爬上去，窗外展開一片高山與平陸，寬曠到一望望不盡。坐在車中，不知道車子如何爬法；卻看那邊山上也有一條陡峻的軌道，也有車子在上面爬着，好像一隻甲蟲。到萬根那爾勃可見冰川，在太陽裏亮晶晶的。到小夏代格再換車，軌道中間裝上一排鐵鉤子，與車底下的齒輪好咬得更

緊些。這條路直過到少婦峯前頭，差不多整個兒是隧道；因為山上滿積着雪，不得不打山肚裏穿過去。這條路是歐洲最高的鐵路，費了十四年工夫才造好，要算近代頂偉大的工程了。

在隧道裏走沒有多少意思，可是哀格望車站值得看。那前面的看廊是從山岩裏硬鑿出來的。三個又高又大又粗的拱門般的窗洞，教你覺得自己藐小。望出去很遠；五千九百零四英尺下的格林德瓦德也可見。少婦峯站的看廊卻不及這裏；一眼盡是雪山，雪水從簷上滴下來，別的什麼都沒有。雖在一萬一千三百四十二英尺的高處，而不能放開眼界，未免令人有些悵悵。但是站裏有一架電梯，可以到山頂上去。這是小小一片高原，在明西峯與少婦峯之間，三百二十英尺長，厚厚地堆着白雪。雪上雖只是淡淡的光，乍看竟耀得人睜不開眼。這兒可望得遠了。一層層的峯巒起伏着，有戴雪的，有不戴的；總之越遠越淡下去。山縫裏躲躲閃閃一些玩具般的屋子，據說便是交湖了。原上一頭插着瑞士白十字國旗，在風裏飄揚地響，頗有些氣勢。山上不時地雪崩，沙沙沙沙流下來像水一般，遠看很好玩兒。脚下的雪滑極，不走慣的人寸

步都得留神才行。少婦峯的頂還在二千三百二十五英尺之上，得憑着自己的手脚爬上去。

下山還在小夏代格換車，卻打這兒另走一股道，過格林德瓦德直到交湖，路似乎平多了。車子繞明西峯走了好些時候。明西峯比少婦峯低些，可是大。少婦峯秀美得好，明西峯雄奇得好。車字緊挨着山腳轉，陡陡的山勢似乎要向窗子裏直壓下來，像傳說中的巨人。這一路有幾條瀑布；瀑布下的溪流快極了翻着白沫，老像沸着的鍋子。早九點多在交湖上車，回去是五點多。

司皮也茲 (Spiez) 是玲瓏可愛的一個小地方；臨着森湖，如浮在湖上。路依山而建，共有四五層，台階似的。街上常看不見人。在旅館樓上待着，遠處偶然有人過去，說話聲音聽得清清楚楚的。傍晚從露臺上望湖，山腳下的暮靄混在一抹輕藍裏，加上幾星兒剛放的燈光，真有味。孟特羅 (Montreux) 的果子可可糖也真有味。日內瓦像上海，只湖中大噴水，高二百餘英尺，還有盧梭島及他出生的老屋，現在已開了

古董鋪的，可以看看。

萊因河

萊因河 (The Rhine) 發源於瑞士阿爾卑斯山中，穿過德國東部，流入北海，長約二千五百里。分上中下三部分。從馬恩斯 (Mayence, Mainz) 到哥龍 (Cologne) 算是「中萊因」游萊因河的都走這一段兒。天然風景並不異乎尋常地好；古蹟可異乎尋常地多。尤其是馬恩斯與考勃倫茲 (Coblenz) 之間，兩岸山上佈滿了舊時的堡壘，高高下下的，錯錯落落的，斑斑駁駁的：有些已經殘破，有些還完好無恙。這中間住過英雄，住過盜賊，或據險自豪，或縱橫馳驟，也會熱鬧過一番。現在卻無精打彩，任憑日晒風吹，一聲兒不響。坐在輪船上兩邊看，那些古色古香各種各樣的堡壘歷歷的從眼前過去；彷彿自己已經跳出了這個時代而在那些堡壘裏過着無拘無束的日子。游這一段兒，火車卻不如輪船：朝日不如殘陽，晴天不如陰天，陰天不如月夜——月夜，再加上幾點兒螢火，一閃一閃的在尋覓荒草裏的幽靈似的。最好還得爬上山去，

在堡壘內外徘徊徘徊。

這一帶不但史蹟多，傳說也多。最淒豔的自然是在膾炙人口的聲聞巖頭的仙女了。聲聞巖在河東岸，高四百三十英尺，一大片暗淡的懸巖，嶙嶙峋峋的；河到巖南，向東拐個小灣，這裏有頂大的回聲，巖因此得名。相傳往日巖頭有個仙女，終日歌唱不絕。一個船夫傍晚行船，走過巖下。聽見她的歌聲，仰頭一看，不覺忘其所以，連船帶人都撞碎在巖上。後來又死了一位伯爵的兒子。這可闖下大禍來了。伯爵派兵遣將，給兒子報仇。他們打算捉住她，鎖起來，從巖頂直摔下河裏去。但是她不願死在他們手裏，她呼喚萊因母親來接她；河裏果然白浪翻騰，她便跳到浪裏。從此聲聞巖下聽不見歌聲，看不見倩影，只朦朧霞在巖頭明滅。德國大詩人海涅有詩詠此事；此事傳播之廣，這篇詩也有關係的。友人冷克超先生曾譯第一章云：

傳聲舊低徊，我心何悵悵。

兩峯隱夕陽，萊因流不息。

峯際一美人，燦然金髮明，

朱自清創作選

清歌時一曲，餘音響入雲。

凝聽復凝望，舟子忘所向，

怪石耿中流，人與舟俱喪。

這座巖現在是已穿了隧道通火車了。

哥龍在萊因河西岸，是萊因區最大的城，在全德國數第三。從甲板上看教堂的鐘樓與尖塔這兒那兒都是的。雖然多麼繁華一座商業城，卻不大有俗塵撲到臉上。英國詩人柯勒列治說，

人知萊因河，洗淨哥龍市；
水仙你告我，

今有何神力，洗淨萊因水？

那些樓與塔鎮壓着塵土，不讓飛揚起來，與萊因河的洗刷是異曲同工的。哥龍的大教堂是哥龍的榮耀；單憑這個，哥龍便不死了。這是戈昔式，是世界上最宏大的戈昔式教堂之一。建築在一二四八年，到一八八零年才全部落成。歐洲教堂往往如此，大約總是錢不夠之故。教堂門牆偉麗，尖拱和直棧，特意繁密，又彫了些小花，小動